

Globethics Repository

The logo for Globethics, featuring the word "Globethics" in white, sans-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.

評周兆真《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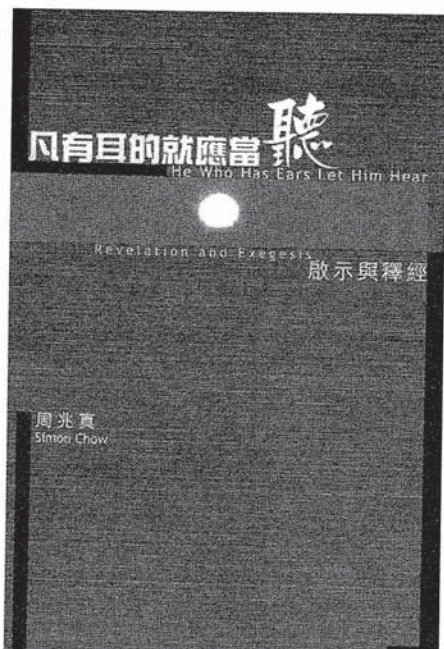
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.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<https://www.globethics.net>.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<https://repository.globethics.net/pages/policy>.

Item Type	Article
Authors	Wong, Eris K.C.
Publisher	Logos and Pneuma Press
Rights	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/copyright holder
Download date	2026-07-04 04:10:16
Link to Item	http://hdl.handle.net/20.500.12424/167022

評周兆真《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》

黃根春（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教授）

周兆真，《凡有耳的就應當聽——啟示與釋經》（香港：道聲出版社，2002年5月），207頁。



I

拜讀周兆真博士的新作《凡有耳的就應當聽——啟示與釋經》（香港：道聲，2002.5），筆者感到非常欣喜。單看書名，已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相信兆真兄選取這個書名，必定有其特別的原因。「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」，這是符類福音常用的片語，也多次出現於《啟示錄》二、三章的七封書信中。在還未詳細閱讀之先，我嘗試從書名推測本書的內容，大概會是論述符類福音與《啟示錄》的關係。書名的副題「啟示與釋經」似乎也證實我這個看法。因此我猜想這書如果不是論述《啟示錄》的內容，就是討論啟示（上帝作主動）與釋經（人作主動）兩者的互動關係。可是我猜錯了！

II

《凡有耳的就應當聽——啟示與釋經》分為兩個部分。第一部分取名「啟示」，實質上是五篇討論《啟示錄》的文

章，分別探討《啟示錄》的結構、象徵世界和作者的特性，讓讀者對《啟示錄》有更深入的理解。此外，作者選取了「千禧年」的課題，先回顧以往華語釋經著作如何解釋「千禧年」(第四章)，再自行重申「禧年」的概念(第五章)。

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，筆者實在獲益良多，巴不得兆真兄能再多寫幾個主題，以飽我心靈的飢渴。本書的第二、三章分別探討《啟示錄》的象徵世界和作者的特性。筆者一直想知道約翰寫《啟示錄》的目的，和運用象徵語言的意義，其寫作背景又如何？根據兆真兄的見解，「約翰使用象徵性語言，因為象徵性語言在表達方面比一般說話更有力量和清晰」，而且「《啟示錄》的象徵性語言對讀者有震撼性的影響」(頁20)。筆者本着求知的心態窮其究竟，卻不能確定這是否就是約翰用象徵語言寫《啟示錄》的原因。

本書的作者沒有探討《啟示錄》的寫作背景，可能是因為作者確認《啟示錄》是在羅馬皇帝多米田(Domitian)時代成書的。雖然不少學者也這樣猜想，可是，在這方面，我卻是個小信的人。

論到文學結構，作者在第一章點出了兩個筆者一直關心的小問題。第一，《啟示錄》第二、三章記載約翰寫給七教會的七封信(頁3)。在現存的《啟示錄》文本中，這七封信是一封接一封的記在第二、三章的。它們為甚麼會被放在一起？約翰寫信給甲教會時，是否會同時把寫給乙、丙、丁等教會的書信一併寄出給甲教會？還有，這七封信是單一地發出去，還是每一封信都附帶《啟示錄》第一、四至二十一章一同寄出的？抑或這七封信其實代表七個不同的時代？抑或……？

另一個筆者所關心的小問題，就是關於羔羊所揭開的第七印。本書作者指出，「……七印、七碗和七號的結構

仍是十分雷同」(頁6)。可是筆者卻留意到，雖然揭開第七印時有電轟、大聲、閃電和地震等大自然景象，但《啟示錄》似乎沒有記載第七印的實質內容，最低限度，是有別於前六印的內容。第七印的內容是否就是七號？甚或七號加上七碗的內容就是第七印的具體內容？「七」這個數字如斯重要，但作者在討論《啟示錄》時，卻表明不打算作出有關講述(頁29)，(作者沒有交代箇中原因，)可是接着又討論「七」的一半(頁29-32)，教人有點摸不着頭腦。

對筆者來說，《啟示錄》是不容易明白的一卷書，在教學上的處理也殊不容易。每次講授約翰著作之先，筆者總會詢問學生是否想學習《啟示錄》。他們的答案幾乎都是一樣，總希望對這卷書有更多和更深入的認識。今兆真兄將五篇論《啟示錄》的文章結集成書，可說對筆者和其他聖經科老師大有幫助，省卻了我們從頭開始搜集資料的辛勞；對於神學生或是有志更深入認識《啟示錄》的讀者，更是大開眼界，為他們打開理解《啟示錄》的大門。

III

本書的第二部分主要探討「釋經」，編排與第一部分相似，同樣有五篇文章，首三篇介紹「釋經」的理念，後兩篇則是個案研究；正好呼應第一部分，首三篇介紹《啟示錄》，後兩篇為個案研究，討論千禧年的課題。

作者先在第六章鳥瞰新約釋經歷史，從第一世紀追溯到二十世紀。特別在近二、三百年的研究中，作者仍能尋到線索，將釋經方法的發展脈絡鋪陳出來，實屬難得。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本章第五個註釋所引述的名著。在第七章，作者以「主禱文」為例，介紹近代釋經方法的原理和運用，幫助讀者掌握不同的釋經方法，以致能更深入地了解

經文的文本。

作為信義會的牧師和信義宗神學院的教授，作者在介紹釋經方法時，自然不能不談論馬丁路德的釋經原則(第八章)。馬丁路德根據自己對「因信稱義」的經驗和反省，提倡以「基督為中心」的解經法(頁148-9)，使全本聖經的內容都歸向這個主題。他這個觀點對他和當時整個改革運動都非常重要。以基督為中心、以聖經為中心，甚至是唯一的中心，這是在改革浪潮中，藉以抗衡當時的教皇權力和教會制度的基石。事實上，馬丁路德對研究聖經的貢獻，遠遠超過提倡一些(今天學者重建、歸納出來的)釋經原則，正如作者所論述的。這些原則在今天是否適用，學者有不同的見解。依筆者看，馬丁路德對現代聖經研究的突破性創舉，不是他個人對解釋聖經的原則和立場，而是他率先把聖經從原文(舊約希伯來文，新約希臘文)翻譯成當時流行的俗語，也就是今天的德語，由此引發了基督教過去數百年來對聖經研究的重視及成果。筆者認為這是路德對聖經研究(不單是釋經)的重大貢獻。

在第九章，作者嘗試從字義的角度，去討論「身體」與「情慾」在新、舊約聖經中的意義，並且提出「身體和情慾」的「解救之道」。如果讀者有興趣的話，可參考保羅如何運用相關的字和背後的理念，保羅在這方面使用了不少的詞彙。在芸芸著作中，布特曼的《新約神學》在闡述保羅神學的部分，提出了極精要的分析。

在全書中，筆者對第十章〈一個約拿，多個解釋：釋經方法綜合運用〉特別感興趣，一方面是因為作者於去年一個公開場合發表這文章時，筆者作了回應；更關鍵的是，這篇文章正是作者博士論文的撮要。此論文被收錄於著名的研經系列(Con BNT 27)中，足見作者對約拿的徵

兆之研究，獲得西方學術界的認可。讀者可從本書的第十章，領會作者的意思。其獨到的見解，值得予以肯定。可是以論文的中文撮要作為一篇獨立的文章，卻出現了一些不清楚的地方。例如作者說明「無意在一個假設(即Q典的存在)上再作假設，對Q典進行編修分析……」(頁170)，但是之後又仔細討論「約拿的徵兆在Q典的意義」(頁179-184)，然後以假設的手法，重新組合約拿的徵兆在Q典原本的記載。雖然兩者之間不一定存在矛盾，但看來卻似乎有需要作出交代。

IV

雖然《啟示錄》與釋經學(本書的兩大部分)並沒有直接的關係，可是在某個意義上，《啟示錄》的研究也是釋經方法的一種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對於本書的副題「啟示與釋經」，筆者可以找到兩個部分相關連的地方。然而，為甚麼要以「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」為書名，筆者始終無法理解，還請兆真兄賜教。

